

天空如洗 (组诗)

徐国志

是满山的红粉啊……

在塑一个金身
我无法说出晚照,说出汹涌
说出这一刻——
青山半围着,之后的涟漪

斜倚着的夕阳,悠悠的
我是不胜托付的一个
随即被夜色消隐的杯盏

盛不满一束星光
还要执掌萤火
走向回家的路

山峰的马群

让青山长满青草
放养心中的马群
山峰冲出黑夜的围栏
霞光的鬃毛飘起

哦 山峰就是我的马群
辽阔的北方适宜放牧
看啊 我的马群踏破晚霞
黑夜的天幕上溅满星光

四面八方的骑手
越过群山的栅栏
都为满天的星光而来

向日葵

旱河里 老妇人平整出一块地
头天刨地第二天清晨下种
爱人说平整的土地像是家乡

过了十来天 掩里冒出绿芽
二十天过去 绿植一尺高了
四片巴掌大的叶子展成平面

晚饭散步时发现绿叶的平面

是稍稍倾斜的——都朝向夕阳的方向
多好啊!原来是一片向日葵

这些胖乎乎的脸像是整齐的方阵
仰起鹅脖齐刷刷地向着太阳
一二一地迈向它们的秋天

我们有幸经过旱河岸边
看到种子怎样从一位老妇人
皱巴巴的手里展开一张笑脸

天空看着我们

喜爱天幕的眼睛 投出爱人的眼神
喜爱午睡醒来有白云搭起凉棚
喜爱一条土路 通向天边绿草
喜爱一个人走在边境酒馆
饮下孤独歌手那忧伤的歌谣

就这样在苍茫的人世界里
被风追赶 总有夕阳沉陷楼角
总有一闪念的事情像是火苗
又像旗帜 提着一茎影子
消失在十字街头

青草举起的早晨

一片青草举起了黎明
雾霭散开 草杈扬帆
露珠列队在一片片草叶上
恭候朝阳从地平线里破土

这些青草 腰身挺拔
每一株都憨足支撑光芒的力气
看吧 从天际线上跃起的太阳
被千万颗露珠传送 折射

这是坝上草原的早晨
霞光点燃了牛羊马群和每个
游人的眼睛 无数火苗的旗帜
率领青草的队伍行进在风中

上天又伐倒一棵大树

——悼公安诗人徐国志兄

逯春生

上天在长城的边上
栽了这棵大树
今天又将它伐倒
承德是这样令人心痛
我还没有去过
那广袤神奇的土地
你却要埋葬我的一位好友
我儒雅善良的国志兄
不打一声招呼
走了

卷曲的头发红润的脸庞
专注的眼神威猛的身躯
爽朗的笑

都已成为过去
那些骄傲那些自豪
那些悲悯和黯然的思忖呢
每一声叹息
留给了人间

你爱的成为了你
长城的一块砖
乡村的一株草
田野的一粒麦子
路边的矢车菊

……
你走了
谁来替你温暖人间的春天

2018年7月9日中午于东北绥化

徐国志出生于1963年,满族,大学文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公安文联作家专业委员会(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首届公安作家班学员。7月9日晨,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55岁。

多年来,徐国志在繁忙的公安工作之余,勤于笔耕,多有收获。其创作的小说、诗歌等作品散见《诗刊》、《民族文学》、《星星》、《中国诗人》、《啄木鸟》、《国风》等多家报刊,并被收入《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多种选本。作品被翻译成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文字印行。

(王弼)



向北

向北 无数叶子将我隐身
它们挣扎 乱舞
翻过时间的阴影
树木哗哗地弯下腰——

风在山谷里出没
寻找光阴的豁口
一遍又一遍地掀开
即将黯淡的天光

是落日 悬在孤傲的山尖
让人心颤的刀口
晚霞像是远在天边的母亲

我不知道草地和羊群是这样的

羊群散在草地里,没有牧羊人
是风,细小的一阵风在驱赶
风翻卷羊背,拉低草叶
吹散了一朵花细微的香气

青山在远处,再远处是
垛在山岗上的几堆云朵
它们背靠着更远的天幕

只是这些远近和羊群无关
羊群时而聚拢时而四散
草地上的野花星星点点
阳光是蓝天呈上的一盘鲜果

假使没有一条公路从地平线切入
我不知道羊群和草地是这样的

泪眼

是燕山把我推向高处
是夕阳在远处泪眼婆娑地望着我

夏日小镇

王南海

朗木寺位于甘肃南部的群山中。它的美,磅礴而清雅,被人誉为“东方的阿尔卑斯山”。

朗木寺,最美的莫过于清晨。当太阳还没有升起,你最好已经站在了朗木寺的小山包上。此时,山野都在等待太阳的唤醒。一层薄雾的晨雾缥缈着。站在小山包上,你眼前的风景仿佛就是魔幻似的。那些金顶的塔,弯弯的小路,漂亮的房舍,都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当阳光一点一点地从山那边照射过来时,那些金顶白塔顿时闪闪发光。这时,你望着山下的朗木寺镇,仿佛那是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小村落,那么安然,那么美丽。

不多时,身着漂亮藏族服饰的老阿妈三三两两拄着拐杖,从山下踽踽而来。她们的步履缓慢,神情安然。她们身上佩戴着最美的绿松石,大颗大颗的红珊瑚。细细碎碎的小辫子中,缠绕着各种颜色的毛线。尽管她们面容苍老,可是当你看到她们时,她们会给你一个灿烂的微笑,那么纯净,那么透明,亦如朗木寺的天空。

你站在这里,会止不住地赞叹。那山野里的藏包,如一个个盛开的蘑菇般,洒落在碧野芳菲的山野里。清清的小风徐徐吹来,烟雾袅袅升腾,那是山下的炊烟吗?还是人们袅袅的青烟?一切似乎都有些梦一般的色彩了。

夏天的朗木寺,是花儿的海洋。那些不知名的花儿,我统统称为格桑花。是的,唯有格桑花可以在这里旺盛地开放。它们和着清晨的点点露珠,娇美,灿烂。你放眼望去,花海无边无际。似乎一直蔓延到在天的那一边,山的那一侧。每个人都如孩子般,直接躺倒在一片青草中。微微地闭上眼,感受清风,感受阳光,感受悠长的藏歌儿。那是藏族小伙子在慢慢地吟唱,吟唱着美好的生活,抑或是浪漫的爱情。花儿的清香阵阵地吹过来。

喜欢朗木寺的风情。那里的人生活简单,自然,笑起来那么明媚。朗木寺,一片神仙护佑的土地。护佑着人们,护佑着那里的一切。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



过往的岁月里有很多细节,就像电影里的插曲,也许并不起眼,但可以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又到一年西瓜成熟的季节,我想起了小时候一段关于西瓜的往事,觉得很有趣,嘴角也扬起了笑容,尽管这笑容曾经有些苦涩。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是很难吃到西瓜的。我5岁时在我们村的砖瓦厂,第一次见别人吃西瓜,一棵大槐树下,10多名工人围坐一起,正在分食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我当时羡慕得直咽唾沫,心想自己要能吃上西瓜,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啊。

一转眼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家离学校有2公里多的路,每天,我和邻居家大勇、大猛结伴上下学,放学时都要玩上一阵儿才回家。

“快来看我看这是不是一个西瓜!”一天下午放学,我们在砖瓦厂玩耍时,大勇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兴奋地大声尖叫起来。

我和大猛随即跑过去,只见杂草丛中,有一棵西瓜秧长得十分茂盛,一个鸡蛋大的小瓜躲藏在巴掌大的瓜叶下。“不错,是西瓜!”大猛吃过西瓜,他肯定地说。

当时,我们迅速形成了一个决定:谁都不许对外说这形成了西瓜,让这棵西瓜悄悄长大,长大了我们一起分享。

从此以后,我们多了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给西瓜锄草、松土,看护这颗西瓜。一晃几天过去了,小西瓜又长大了一圈,我们高兴坏了。

有大约一周时间,天公不作美,始终没有下雨,粗壮的瓜秧发了焉,茂盛的瓜叶都垂下了头,这可急坏了我们。怎么办呢?还是大猛有主意,他带着我们到200米开外的小河边,让我们脱下背心,浸泡后取水浇瓜。

这一招还真行,我们手捧湿漉漉的背心,把西瓜浇了个透,第二天垂了头的西瓜叶就昂了起来,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随着西瓜一天天长大,我们去西瓜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那段总有甜美在前面牵动的日子,让人感到踏实、快乐和幸福。

不知不觉西瓜已长到10多斤,茂盛的西瓜叶已挡不住西瓜了。“要是被别摘了怎么办?”尽管这里很少有人来,但我们还是有些担心。我们拔来了草,将西瓜盖了起来,从10米开外根本看不出此地有西瓜,而后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西瓜长得越来越大,何时采摘西

瓜,成为我们几个每天都要讨论的话题。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我们家里、邻居没有人种过西瓜,西瓜长多少天才能成熟,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定了一个标准,西瓜长大了、长圆了也就一定是熟了。

第二天长到篮球大时,我们既担心瓜不熟,又担心瓜被别人摘,心里始终在纠结。后来,我们通过石头剪刀布的方式,我们决定第二天摘瓜。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的西瓜被摘下来了,我们用刀将西瓜切开,里面立刻露出了红色的瓜瓤,同时淌出了西瓜汁,只见瓜瓤里嵌着一颗颗乌黑的瓜籽,这时,我早已馋得口水直流,抓起西瓜马上就咬一口,甜美的滋味让全身每一个细胞都陶醉了……

第二天傍晚,夕阳西照,彩霞满天。我们放学很早,一路上唱着歌儿,蹦蹦跳跳来到了那棵西瓜前。我们拨开草丛,那个又大又圆的西瓜泛着亮光,大猛的嘴角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大猛主动承担了摘瓜的重任,他拨弄了好几下,才将西瓜抱了出来。这棵西瓜又大又圆,我们20多天的看守终于有收获了。6只小手放在西瓜上,轻轻抚摸着,我们好兴奋、好有成就感。

等了好一会儿,我们决定开瓜,大猛用小拳头砸了十多下,终于将西瓜砸开了。但瓜一被打开,我们都傻了眼,里面的西瓜籽、西瓜瓤都是白色的。原来,这个瓜还没有长熟,我

们心急摘早了。我们每人分了一块,细细品尝,没有一丝甜的感觉,西瓜瓤刚塞进嘴里就被吐了出来……

很长时间以来对西瓜甜美的期待,被这一瞬间的苦涩替代了,空气似乎凝固了,大槐树上知了的聒噪声愈发让人烦躁,失落和沮丧瞬间化作了奔涌的泪水,从大猛的眼里夺眶而出,他“呜呜”哭了起来。

那时的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耐心,还不懂得“常常是最后一把钥匙打开了门”的道理。那段难忘的吃西瓜的经历,让我们明白,很多事情是需要耐心和等候的。比如:等候一阵风的拂过,等候一朵花的盛开,等候伊人的到来,等候生命爆发的最强音。

如风岁月,从农村到军营,从军官到警察,从年少到中年,人世过尽千帆,每一次角色变化,都让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心灵需要在等候中坚守——坚守无风的日月,坚守落花的寂寞,坚守情感的艰涩,坚守生活的平凡。懂得等候与坚守,懂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才能从容不迫,最终才能够沐浴清风,笑着花开,赢得无悔人生。

(作者单位:河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



随笔

乡间工匠

刘建增



水少天气好的春天至初夏或秋收后,制作建房用的土坯,制土坯活很累,一块土坯有一尺多长,五寸多宽,三寸多厚,人们在水坑附近松土,和上麦秸与水,用铁齿工具反复将水、麦秸和土搅拌均匀,然后将稠泥填进四边用木板固定上下通空的坯模,由脱坯匠人用双手将坯模中的泥压实抹平,再抽出坯模,一块土坯制成了,一行行一列列排在空地上,等半个月土坯晒干了再一块块垒成墙状等着备用,那时村里的工匠和杂工干活都是义务的,只由事主每天管一顿平常的家常饭。

建房要先打地基,由三、四人同时喊着号子,用手扯起石夯上的绳子,石夯在号子声中起起落落,一点点移动,将地基砸的又坚实又平整。打好地基,

掌尺人就用细标绳绕地固定好,杂工送砖送泥,由泥瓦匠砌垒房基,房基用砖,主要是防水防雨保房子安全,地基之上的房墙除门窗用砖作墙柱体外,其他墙都用了土坯。垒墙高及腰,踏板要架好,踏板也就是农村版的脚手架,由村民用细直的树干或粗竹竿、木板搭建成的,随着墙体越砌越高,踏板也跟着升高,泥瓦匠就站在踏板上施工,泥盆和砖坯也放在上面供泥瓦匠使用。三间房,五天墙,上梁盖顶抹内墙,这就是那时的盖房速度。当泥瓦匠紧张一砖一坯筑墙时,木匠的锯子、刨子声也不停地响着,根据已建房的尺度,锯好了房梁的合适长度,一门两窗也已做好,固定大梁、二梁需用大的铁巴子钉,商店一时无货,木匠就燃起自制的铁匠炉,用废旧的铁制农具自己打制出几根巴

钉,三个会编盖房顶用草席的匠人,按照平房或瓦房房顶的面积,用芦苇编好了一整张草席,当房屋四面墙工程完工后,众人用绳子将房子的主梁拉上去,同时会燃放一挂鞭炮,昭示上梁建新房大吉大利,一根根檩条搭成房顶的主架构,一根根椽子被一个个铁钉固定在檩条上,一张草席被卷着抬上房顶铺在椽子上,然后上一层厚泥,盖瓦房的,房顶呈人字形,由泥瓦匠将一片片瓦像古代宫殿上琉璃瓦排列一样将房顶覆盖,安瓦工匠手艺很重要,手艺好的,安的瓦不漏雨,稍有疏忽,造成漏雨的,会浸湿檩条和椽子,影响使用寿命,浸湿墙会造成墙灰脱落。盖平房的,停几个月后,泥瓦匠还会用碎砖瓦块、煤废渣和白石灰混合一块上房顶,众人站成一排喊着号子,用三齿铁具和

木棒用力砸敲,将各种混合物的浆液混合一起凝固,然后用抹子将房顶抹平滑,形成灰层顶,结实光滑,晴天晒粮食,夏夜乘凉。

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乡亲们种粮种棉种蔬菜,丰产增收,发家致富,家家户户开始翻盖新房,砖坯结构墙改为全砖墙,木制门窗改为了铝合金门窗,屋内地面铺了地板砖,房顶装饰了灯泡。新房还是由乡村的工匠建筑,与过去不同的是,施工实行了承包,由房主按市场价一次付给工匠班施工费用。新房宽敞明亮漂亮,乡村工匠用与时俱进的新潮理念,用智慧和技术把乡村的建筑打造出了具有城镇化的别致美。

最近回到故乡,看到有些乡亲又将砖瓦房改建成了二层楼房,为故乡的这幅水墨画又增添了新的画景,新的气派,新的诗意。

当年那些中年的乡间工匠年纪已大,故乡的一些年轻人在乡间工匠精神的影响下,心中装着对水墨诗画的爱,憧憬着对未来更美好的向往,走向了大城市去建筑工地打工挣钱,故乡又多了一种工匠,城市农民工。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指挥中心)